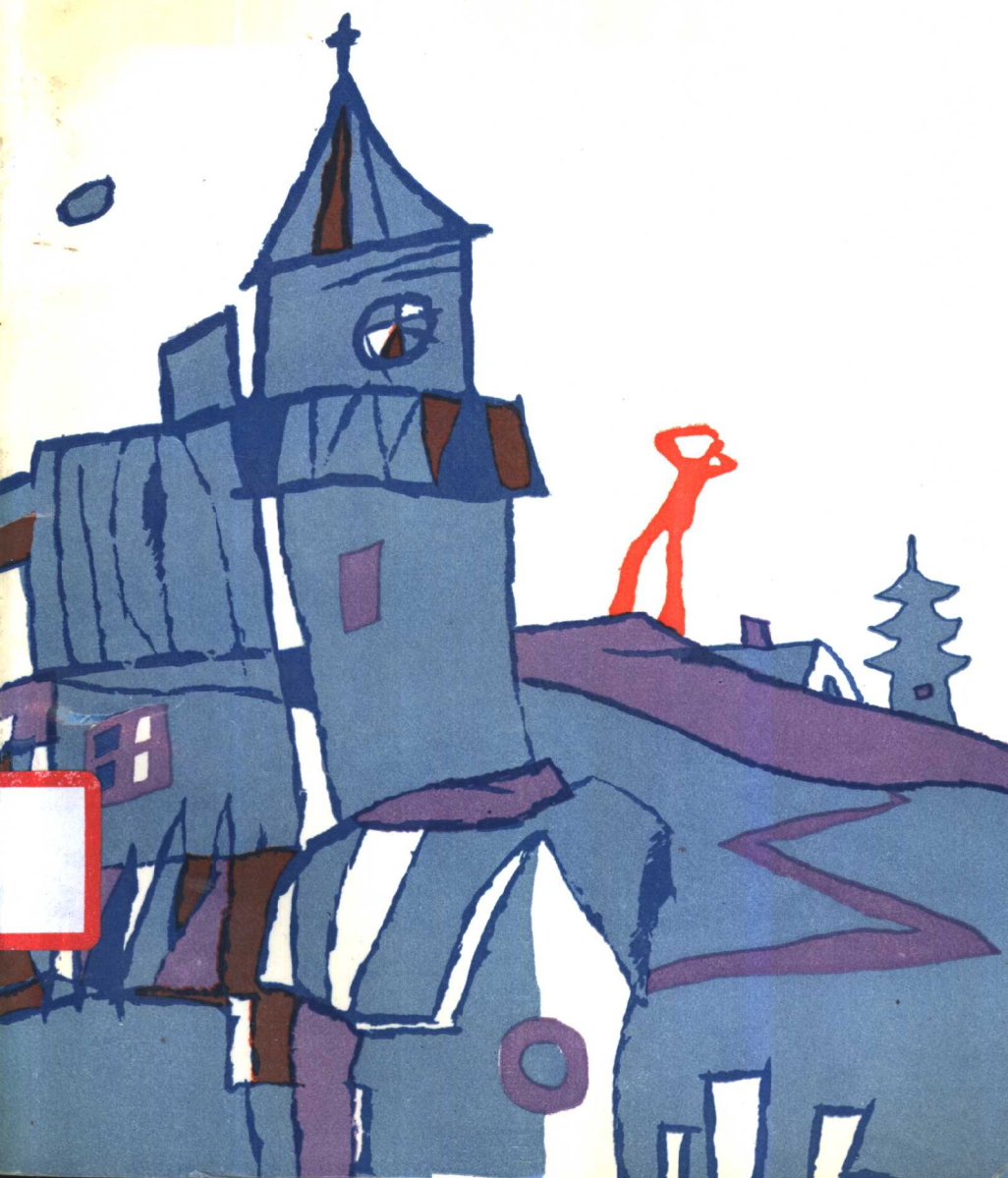


人生架桥

[日] 水上勉著 张利 晓明 贺程译



[日] 水上勉著

人生架桥

浙江



RENSHENG

1985.10.28

封面设计：邵秉坤

责任编辑：王雯雯

人 生 架 桥

〔日〕水上勉著

张利 晓明 贺程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0.625 插页2 字数400000 印数0001—8500
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322-6/I·304 定 价：4.7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日本青年名本因杀人罪服刑十七年后被保释出狱。他幼时从河里救起的女友喜代子，在他漫长的服刑期间，一直和他保持着通信联系。名本出狱不久，她赶来与他相会并委身于他，不料当晚喜代子竟横死在幽会的旅馆。从此名本受到警方的追踪和熟人的蔑视……

小说以喜代子是自缢还是他杀以及名本面临的坎坷遭遇为主线，大面积地揭露了日本社会的阴暗面：色情泛滥、拜金主义、犯罪率激增等等，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：社会、家庭与学校对青年应负何种责任？犯罪获释人员在纸醉金迷的社会里如何生存？如何重新做人？……

本书是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的又一名作，情节曲折生动，语言质朴流畅，读来扣人心弦。

目 录

- 1 假释者
- 19 女人的村歌
- 42 自缢者的尸体
- 62 人的故乡
- 87 一条白色的路
- 110 脚下
- 125 一个胖子
- 146 汽车游客旅馆“梦路”
- 161 女人的血

184 还记得那座桥吗?

194 叉路

204 三个疑点

227 父归

250 人的新生

271 根尾小桥

289 又一座小桥

309 所谓人生

假释者

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中午一时许，位于岐阜市长良町的岐阜监狱吱嘎一声沉重的大门打开，从里面走出三个人来。一个四十岁左右，细皮嫩肉，方脸型，大高个；一个近六十岁，瘦瘦的身材，穿着短袖衬衫和肥大的裤子，身上披着袈裟，一看便知是个僧人；还有一个五十岁左右，挺着肚子，体胖腰圆，面色赤红。监狱附近静悄悄的，看不到一个人影。高墙下面有一排房子，那是监狱管理人员的住房，但里面也悄无人声。这天正午，万籁俱寂，灼人的阳光照射着满是黄尘的水泥高墙和白砂路，反射出耀眼的白光。远处蝉声聒噪，大概是从附近的公园里传来的。三人迈出大门，象是被赶出来的，沉重的大门立刻又关上了。三人不约而同地回头转向大门，一动不动地凝视了片刻。大门旁边有一个小圆孔形的窗口，那是门卫瞭望用的。刚才那个小个子门卫给他们打开大门，有礼貌地看了一眼便立刻闪了回去。

“本想用家里的客货两用车来接你……”师父说，“要步行到金华山下……没开来，到崇福寺还远呢，步行去吗？”

也许是因为刚才小个子门卫关门的声音太刺耳，那五十来岁的汉子象是没听见一样皱着眉头，冲着他 and 那僧人中间行走的人大声说：

“真热，热死了，人都给烤焦了。”

大个子穿着淡蓝色的夏季西装，扎着一条深红花纹的领带，土里土气，很不相称。西装是新的，可是穿在他身上很别扭，象是从别人那儿借来似的。他脸色苍白，憔悴消瘦，双眼充血，一看就知道他在监狱里呆过。

“还是让我步行吧。”大个子恭敬地对走在前面的僧人说，“给大家添了麻烦，实在对不起。”

僧人手腕上挂着用菩提树籽做成的淡褐色佛珠，他一边捻动佛珠一边

说：“还是步行好哇，边走边看看人世间的风光，然后到我们寺院歇息片刻，再去观察所。”

天气炎热，还要步行走长路。僧人脸上浮现出一点不满的表情，可是瞬间就消失了，他精神一振接着说：

“太地，名本君想步行，因为他还没有自由自在地在街上走过呢……这十七年他是怎样熬过来的呀！”

胖子太地听了似乎也安慰名本，说：“你这十七年真是一言难尽，艰苦的岁月也实在难熬啊。”

前面从住家杉树墙的尽头，走来三个孩子，手里提着救生圈，象是游泳归来。一个追赶走在前面的孩子们的小孩跑了过来。名本登看到那嬉闹欢快的孩子的脸，眼睛忽地一亮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已经自由了，那脸上第一次显现出和普通人一样的表情。这也就是说在通过住户门前时，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观看每户人家的名牌了。

名本登三十九岁，十七年前被判处无期徒刑，在岐阜监狱服刑。今天是第十七个年头，他踏上了假释的第一步。旁边走着的僧人是寺町禅宗临济派的崇福寺住持，叫笹本愿堂，他所在的寺院座落在镇上望眼可及的金华山下。五十岁左右的胖子是名本的保证人，在市内键屋町二丁目经营木工厂，叫太地喜三郎。这天，他俩代表名本的亲属把获得假释的名本接了回来。

二

走过长良桥时，名本登放慢脚步，走在他俩后面，眯起双眼眺望远处。从和平街步行到这里已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。骄阳似火，穿着西装真受不了。脖子、手臂汗水淋漓。桥下市营电车站有好多人，河岸上也人来人往，有的在等候乘船。今天是星期四。八月，正是学校放暑假的时候。眼帘中映现出很多一家一户地乘船出去旅行的情景。仰望金华山，缆车里挤得水泄不通。名本登把视线从缆车移向大河，河的两岸排列着旅馆和饭店，阳光下，十分刺眼。名本登贪婪地望着。名本登生平第一次看到这山的景色，这水的景色。这里是人山人海、熙熙攘攘的八月的某一个星期四下午的长良河畔，这情景和十七年前完全不一样了。

“这河的上游是你的老家吧。”太地喜三郎从后面走过来说，“工作安顿好了，如果有空闲，回家看看也好……你想家了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名本登点着头，眼睛眯成细缝向河的上游望去。长良川河面宽阔，水流滔滔。河流绕过金华山，远方是重重叠叠的美浓山。的确，那山峦之中便是名本的第二故乡。

“不知为什么，这人就是不愿意回家。一问才知是有原因的。其实，监狱也感到挠头。幸亏有太地在，才有了今天，真让人高兴，太好了。”

笹本愚堂脸上浮着笑容，回头望着名本说：

“虽然讨厌老家，但正象太地说，老家还是老家……到时候总是要回去的。”

名本登连连点头，用特有的沙哑声音说：

“在集体出来散步或买东西的时候……我第一次看到了街上的情景。可是，在车上和走着看，景色完全不一样。第一次去商店时，从楼上街景……真让人吃惊。总之……我进去那阵，这街上稀稀落落的，建筑寥寥无几……压根儿没有这些大楼。”

“那是朝鲜战争刚开始不久吧？”

太地搭话说。于是，笹本愚堂说：

“大概是昨天报纸上登的，是有名的先生写的文章，那时已经战败，但在烧过的田野里，仍然种植黄瓜、茄子。横贯市中心的河里，游动着活灵灵的鱼。十七年后的今天又是怎样呢？高层楼房比比皆是，造起了几座水泥大桥。城里充满废气，别说是农田，就连我那寺町里的树都开始枯了。河川成了下水沟。长良川里死了五万条香鱼……人说战败是什么样……不就象今天这个样子吗？那先生说的这些话，我也赞同。”

太地喜三郎笑呵呵地点头。

“说的是，对我们来说，象做梦一样过了十七年……五十年，我从鄂霍茨克回来……在从这儿往二町北去的键屋町长者町街长良住下，那时……为了吃口饭拼命干活……孩子还吃着奶。不知不觉时间就溜走了……现在孩子已高中毕业上了大学。十七年也就过去了……师父，你说是吗？”

两人的对话，对沉默无语的名本登多少有些安慰。过了桥，越往前走街上越热闹。顺着市营电车路往右拐，通过一座古香古色的大门——岐阜有名的吃饭、住宿兼营的万松馆，不久便来到寺町。右面可以看到大佛殿。附近是一片幽静的住宅区。愚堂的崇福寺座落在金华山麓的小坡上，沥青马路到那儿就是尽头了。来到这里，山风拂面，清爽宜人。山门第一层是茅草顶，第二层是砖瓦顶，这样的建筑实为少见。愚堂一进门就加快脚步走上台阶，先拉开大门。从里面走出一位四十过头、肤色白净的女人，象是女主人。她看了一眼太地和名本登，立刻进了里屋，解下围裙，恭敬地把一直站在门口的两人请进书院。夫人已知道他们的来历。她把坐垫放好，端出用竹筒做成的古朴的烟灰盒。

“请你们来，我有话想说。名本君，盘腿坐好，请尽情地呼吸这寺院清新的空气吧。冷饮马上就端来。”

笹本愚堂那天生的稍显阴险的小眼睛里闪动着微笑，向正在观赏院中

景色的太地说：

“为了名本君，这次你真是恩德无量，再次表示感谢。我长期从事教诲囚犯之业，又在监护司工作，我只是尽了微薄之力。不过，这次我却感到从未有过的高兴。名本君，太地对你的恩情你一辈子也报答不尽呀。为了不辜负他的恩德，你要早日新生，重新做人……”

每当进行僧人式的说教时，愚堂的脸上便显出富有见识的表情，嘴形端庄。这是他的特点。

“什么恩不恩的，我只是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让你这么给我鞠躬致意，太不敢当了。说来也怪，算是有缘吧，听说监狱可以承包制作木架小桌，我跟保安人员和作业组的田原联系工作时，无意中谈到一级服刑人员名本君。听他介绍，感到象这样的人才在那种地方干活未免太可惜。他有熟练的木工技术应该很好发挥。据说是十几年前犯了罪，只好在监牢里苦熬日子。因此，我提出请求可否假释他。正在这关头师父开了口，帮了大忙，他要我再次找有关人员商量。我说服了他们，才有了今天。真是大恩大德呀。师父，我该怎样感谢监狱长和管区新生委员长呢？”太地喜三郎面对电风扇，解开胸前的钮扣吹着风。他第一次开口大笑。

名本登端坐着，听着他俩的对话。他的眼神怯生生的，和刚从监狱里出来时一样。第十七个年头了，作为走向外部世界的他，虽说迈出了第一步，可他脸上并没有流露出真正喜悦的表情。女主人端来葡萄汁，面对这位初次见面的假释人员，感到有些不安。笹本愚堂具有当教诲师五年、在保护司任职十年的经历，对他来说看到假释者在出狱第一天就来到这寺院，一边观赏漂浮着菱角的水池，一边聊天的情景，并不会感到稀奇。然而，现在愚堂看着正凝视池底的假释者那一动不动的脸部的侧面，也显露出不安的神色。

三

假释者，就是服刑未完而允许监外执行的囚犯。进入少管所和监狱的罪人服刑期间，接受劳动改造。如果管教人员认为该犯已自觉产生新生意愿，放到社会上能使人放心，便可以假释出狱。假释者在地区的保护观察所管理之下，一边接受观察一边作为社会的一员生活。本故事的主人公名本登被判了无期徒刑，在监狱里接受了十七年的劳动教育后，获得假释。但他回到这个社会后到底怎样开始生活，他也不知道。一般来说，假释者何时何地干什么，对周围环境产生什么影响等等，保护司都要掌握，也要向观察所报告。假释者随时要接受观察员和保护司的人来检查改造情况。对假释者来说，社会也是改造他的场所。

现在暂且不提名本登十七年前所犯的罪行。他经过十七年的改造，已

被假释。一般情况是，假释犯由家属领回。大多数是当事人的父母、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员。如果没有亲属做保证人，又没有旁人代替亲属作保，当然也就不可能被假释出狱。名本登在那高高的围墙里生活了十七年，对人间沧桑之变一无所知，又没有亲属作保，怎么能在社会上生存下去呢？出狱后还会遇到就业、居住等等很多问题。还有，仅“假释者”这一点，也必然会受到社会的冷遇。这一切都会让人感到社会的负担是多么沉重。

来接名本登的并非他的亲属。名本登三岁时丧失了母亲，他父亲是和歌山县新宫市人。阿登出生那阵，住在白滨，妻子死后，他马上把阿登送回他妈妈的故乡。就是当时的富山县叫做东砺波郡庄川村隐尾的山村。父亲把阿登交给外婆，游逛了四、五天后便不知去向了。阿登十七年前二十二岁时，犯了罪。在出庭受审时父亲也没有露面，入狱后父亲也杳无音讯。因此阿登根本不知道父亲如今的下落。此时，阿登已三十九岁。三岁时记忆中父亲的身影，还依稀可见。但不知现在父亲是死是活。阿登在狱中得知外婆已死，母亲的哥哥三枝岩男继承了家业。阿登记得，他和这位舅舅并不亲近。小学是在庄川村上的。当时舅父因去高冈作活，只是在盂兰盆节或年末回来探亲才能见到。阿登不记得舅父对他怎么好过。

新宫是父亲的家乡。但阿登三岁就被送到富山，因此，对新宫一无所知。可以说，名本登与孤儿无异。刚才走过长良川桥时，太地喜三郎和笹本愚堂看到阿登望着河水上游发楞，便讲了那一席亲切的话，因为他们熟知长良川上游，有块叫做白川乡的高原，以高原为分水岭，向北流去的河叫庄川，顺着庄川再向北去，就是名本登母亲的故乡，阿登在那里读完了小学……阵阵清风穿过金华山，吹到书院，池畔树木的枝叶发出沙拉沙拉的响声，笹本愚堂边让凉风吹拂着自己的身体，边说：

“我和太地常说起你十七年前干的事，我们知道的并不那么详细，要说无期徒刑，判得够重了。这些年你老老实实地服刑，不管你犯了什么罪，犯了，就得受惩罚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你杀了人，没有逃走，当场被捕。你没有伪造证言，只是后悔说‘我干了蠢事……’正象法官所说，你服罪了……在这十七年的漫长岁月里，你在监狱中劳动改造，默默无闻，毫无怨言，忍受了一切。现在处罚结束了……你已成为新人。我们考虑，你在岐阜市，就当作没有进过监狱，没干过坏事，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，不要有任何自卑感，你要勇敢地生活下去。”

太地喜三郎十分赞同笹本愚堂的话，连连点着头。

“确实如此。社会上喝酒打架的事很多，可你却要象个出家人，在社会上不能吵嘴打架，不能偷东西，不要交坏朋友，也不准喝酒，比做和尚还要清苦，还要严格。师父说得对，你要做到比街上的人都干净。现在这世上，有人干了坏事，还若无其事。有人讲，最聪明的是又干坏事又不违反法律……真是咄咄怪事。”

“我和太地保你出来，用佛门的话来说就是有缘呀。也许你想听听……因此就把你带到了这里了。”

筐本愚堂把妻子端出来的灰色落雁头放入口中，嚼得嘎巴嘎巴响，似乎吃得很香。他拿起茶杯呷了一口，又说起来：

“不久前，太地是我这寺院的施主……他开了工厂可职工短缺，非常为难。特别是做家具的年轻工人就更不好物色了。现在做父母的都认为，孩子只有上大学才能成器，于是就拼命供他们上大学。没有一个孩子说想学成一个地道的木匠或泥瓦匠。实在让人头疼，他总是来这里发牢骚。我只是听听而已。我经常以‘热心协助会面委员’或保护司的身份去监狱。太地连做梦也没想到，我会碰到你这样的人。于是，我就把这事告诉了太地，不妨用一用从监狱里出来的人，假释出来的人里也有勤勤恳恳、老老实实的人呀……我试探地问他。那时我还不知道监狱里还有木工组，真是出人意料。”

“说的是呵，师父和我讲了不久，正好托尼电气公司突然来了一大批活儿，要做小桌子，而且期限很紧，八月接下这批活儿，十月就得交货二万张，冬天一到就要取消合同。正当我象热锅上的蚂蚁为找工人急得团团转的时候，去了监狱……没想到在高墙铁窗里面竟然有那么好的木工作业组……四十多个囚犯用电锯备料，做成桌椅，技术高超，不次于我们专业工人。我看后惊叹不已。后来见到名本君。小桌子做完了，又开始做横川大丸家的椅子。正好遇到你，那时是秋天吧。说起来让你觉得好象是在恭维，当时，我第一眼看到你，感到无论如何不能让人相信你杀过人。因此，我和师父商量了要保释你。”

“你的老家，无论是父亲家还是母亲家，你都已举目无亲。监狱长说，你等于是孤儿，象你这种情况，只要有保证人，也许会得到假释……我和太地一商量，一切都很顺利，于是就有了今天。”

愚堂喜笑颜开地呷着茶。名本登胆怯地看着两人的脸。反复地说：

“谢谢啦，托您俩的福，真是太感谢了，今后还请各位多多关照。”

于是愚堂说：

“不要有任何自卑感，你已经受到法律的承认，成了名正言顺的社会上的人了。”

“听您这么说，我太高兴了，可是……刑期还没完，我是无期徒刑，因此，必须戴罪到死呀。今天虽然出了监狱，但丝毫没感到轻松，因为我犯了法不能容的罪行。”

名本登的眼光在两个人脸上移动着，接着说：

“十七年来，我在监狱里每天合掌祈祷，愿死者在天之灵得以安息。但不能因此就完事，死了的人不能再复生，我杀的那个人既有双亲又有兄妹，给他们带来的悲哀和痛苦，无论如何也是不可弥补的……我一辈子也

抹不掉自己的罪恶，我即便是假释出狱，杀人之罪……是永远无法逃脱的。师父，太地师傅……今天是值得高兴的日子，但这仅仅是因为离开了监狱……并没有结束自我改造。反而，从今天开始……今后才是艰难的。托两位的福，我能返回社会。不过，一旦杀了人，是否真的能新生……我必须用自己的一生来证实这一点。”

“是的，你说得对。”笹本愚堂满意地说，“你的话不错，但是你也没必要想得过多。你在监狱里呆了十七年，有些想法和社会上的人不一样，你受了不少苦。”

“无论怎么受苦，也治愈不了死者家属受创伤的心，永远也都不会治愈呀。师父对我的体贴我感激不尽。我愿意在太地师傅的工厂干活，我将以这种负疚的心情，度过余生。”

“听你讲的这些，我也很受感动。”太地喜三郎插嘴说。

“你比我们工厂的职员还有信念呀。你每天都在佛龕前合掌，为死去的人祈祷，同时也祈求佛祖的慈悲。我听你讲到这里时……不禁感到吃惊，一个人要吃苦受罪，才能变得了不起，在苦难中忍受为杀人大罪而悔恨的痛苦谈何容易。我现在才知道这个道理。”

太地喜三郎又说：

“我还没和师父讲，太地这个姓在纪州也很多……听说名本君的父亲也是新宫人，同属纪州，真是有缘呀！名本君，今后，我们同心协力，好好地干吧。往后给你娶个媳妇……我这就和老伴讲。”

太地看了看表。笹本愚堂说：

“一会儿还要去观察所，那儿可热呀。”他说着从妻子那里接过水杯送到名本君前，请他再喝一杯。

四

岐阜保护观察所位于市中心的官厅街，这街正是市政府的后街，“市民中心”和市政府是高层建筑，可是看上去却破烂不堪。这一带遭受过战争的摧残，是在废墟上建筑起来的木结构楼房，战后二十年时光的尘埃已布满了这些建筑。就是由法务省直辖的保护观察所的建筑，在阳光下仍显得有些阴暗。这些楼房建筑后不久，二层四角的围板上涂了茶紫色的油漆，闪闪发亮，如今油漆剥落，肮脏不堪，裸露出刺眼的墙板。笹本愚堂和名本登步行来到这里。太地喜三郎回到健屋町住宅，准备开车来接他们。

愚堂换了件崭新的白色对襟衬衣，从胸前的衣兜里拿出手帕，边擦汗边来到观察所前。

“这地方什么时候来都热。”

名本登在大门上挂有“岐阜保护观察所”的黑字厚木牌前停下脚步，门牌已经陈旧。七天前决定假释时，教育科的工作人员领他来过这里。这里是保护监视假释者的机构。名本是无期徒刑，如果在太地工场干一辈子，那么，他就要和这里打一辈子交道。那个教育科的人，操着一口关西口音温和地说：

“这地方对你来说很重要。”

在监狱时，就经常听观察所所长宇波藤太郎的训话。他讲的有关释放后的注意事项，已不知听了多少次，耳朵都快磨出了茧子。

名本愚堂给名本介绍从今天开始担任名本的保护观察官的情况：

“他是个大个子，带着一副深度眼镜，金泽人，东京大学毕业后进了研修所，当上了保护观察官，在岐阜观察官中也算得上年轻能干的了。我也常见到他，知道他的为人。他很和善，但说话很不客气。他住在宝来町。听说他的孩子上中学。他今年大概有四十多岁。现在观察官在全国缺少人手，一个人管二百个人，每天工作量相当大，必须要监护分散在县内的二百名接受保护观察的人。光是填表格、搞材料就够忙的了。”

听了愚堂的介绍，想到他将在自己的余生中具有支配权时，名本不禁不安起来。岐阜县内究竟有多少受保护观察的人呢？因杀人被判无期徒刑的很少吧？这座陈旧的建筑，正是总管全县在黑暗中度日的假释者的地方。油漆斑驳的墙板，布满霉锈的玻璃门框，似乎和保护观察所具有的威严很不相称。进了门，正象愚堂讲过那样，闷热得使人感到窒息，里面没有冷气设备，进屋不用换拖鞋，满地灰土，左面的玻璃门总是开着。办公室里，桌子摆成三排，成“川”字形，只有四名女工作人员在拐角里办公。听到脚步声，有一个人跑了过来。她穿着蓝色化纤质地的工作服，短发，大约十九、二十岁。她客气地说：

“所长正等着呢。”

她说着，随着拖鞋声，跑上了正面的楼梯。

“那，我们去吧。”

愚堂似乎已知道该去的地方，把名本带进右手的房间。屋里放着一张长桌，上面放着一只花瓶，里面插着两朵褐色向日葵。

“所长马上就下来，你请坐吧。”愚堂温和地对正在看着向日葵的名本说。楼梯那边传来姑娘的脚步声，她探进头说：“请稍等。”立刻又不见了。过了片刻，她端着盛茶水的豆青色水杯走进来。

之后，小个子宇波藤太郎和象是观察官的高个儿、带着黑边眼镜的人走进来。

“真热，你们辛苦了。”

愚堂站起身，名本也站起来。宇波眼光一亮，看着对面的名本。

“辛苦了。”

“这是所长。这位就是刚才告诉过你的鲔村先生。”

笹本愿笑容满面地对鲔村说：

“他是名本登。”

“我叫鲔村。”

名本小心地打量着他，那是一张苍白的脸，带着皱纹的嘴角说完话后抽动了一下。鲔村辉三透过镜片看着名本，他在所长身旁的椅子上坐下，把手中的文件夹轻轻搁在桌子上。

“太地呢？”所长问。

“本来我们要一起来的，因为天气太热，他回去取车……马上就来，根据名本的要求从长良步行到我那儿……让他呼吸一下山里清新凉爽的空气，彻底冲刷长期在监狱里积存的气息。”

“师父总是这样亲切待人，让人钦佩。”

宇波藤太郎边说边向名本投去微笑。他接着说：

“今后，鲔村君负责你的监护工作。有什么事都和他讲吧，你和他好好谈谈。我没什么要说的。上次把观察所的情况也给你说了不少，监狱长也给你讲了很多，今天不再重复了。总之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走向了社会，开始自食其力，对你来说这是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日子。我们每天都在接见从监狱里出来的人，对这样的事不感到奇怪。倒是当害人比我们更高兴。特别是名本君，在长良监狱呆了十七年，过两、三天后慢慢适应的。只要你本人不介意，别人是不会用特殊的眼光看你的。不会有人说从监狱出来的，人们每天忙忙碌碌，根本不去计较别人的事。这社会到处在拼命竞争。你就全心全意地干吧，什么监狱不监狱的，~~不一切抛到脑后~~吧。可以说，你已来到另外的世界。人与人之间~~免不了摩擦~~，~~新一般不必介意~~。你可以一切都漠不关心地生活。扔掉多余的自卑感，~~以明快豁达的心情~~，堂堂正正、高高兴兴地工作，这是奠定你今后的幸福生活的起码精神力量。”宇波藤太郎竭力用明快的口气说。

从他的工作角度来说，难免向别人说教，并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，因为他说话时神色严峻。

鲔村总是表情冰冷，似乎胆小怕事。

“所长说得对，我也这么想。假释者出来重新犯罪又回去的人中，好多人有强烈的自卑感，认为世间已完全薄情寡义。可薄情中也有我们意识不到的温情。实际上你处在大家的关心之中。但对你过于关心又成了累赘，当然并非说越冷漠越好。这一点，名本还请多加注意。和大家和平共处就可以了，不要太苛求。忠节桥附近有宿舍，听说住着七个人，有的已拖家带口。乍一看，你可能不感到象个家具厂，倒象机械化工厂……热闹非凡。太地师傅不会告诉任何人，说你假释出狱，接受监护等等。这事大概只有他夫人知道。大家晓得多了反而叽叽喳喳，出现没必要的磨擦。太

地对人温厚善良，特别对你非常热心，我很受感动。”

“我们的施主笃信神佛。”笹本愚堂插嘴说，“看他妻子就会明白。依我看，施主中她是最贤慧的。”

绀村眯细着镜片后面的双眼说：

“那么，名本君，给你这个。”说着，把桌上一叠材料最上面的一张递到名本面前，对宇波说：

“所长……具体的我来和他谈，您去开会吧。”宇波说：“那拜托你了。师父，名古屋来人正在二楼座谈，已开始了，我失陪啦。”

宇波向手拿白纸的名本微笑着说：

“你好好干吧，做一名岐阜县模範的假释者，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人物。”

他向愚堂打过招呼便大踏步地消失在楼道里。

绀村观察官抬起眼镜，看着名本面前的纸。

一篇文章映入名本的眼帘，细小的字迹似乎是绀村本人写的。

一般遵守事项

- 一、按规定居住，从事正当职业。**
- 二、保证行善。**
- 三、转业、迁居或外出旅行一月以上时，需事先申报。**
- 四、不准与品行不良者交际。**

特殊遵守事项

- 一、不准出入不正经场所。**
- 二、不准服用毒品。**
- 三、不准过量饮酒。**

这是绀村为名本出狱特意写的。绀村说：

“另外，还有你的一封信。”他从衣袋里拿出一封信递给名本，“你出狱前来的。请注意是快件。”

名本翻过信封一看，上面清楚地写着女人的名字“真柄喜代子”。

五

名本拿着信，胆怯地望着绀村。绀村罩着眼镜的阴险的双眼含有柔和的目光，和气地说：

“大概老家知道你出狱，寄到这儿了。……是亲戚吗？”

“……是，”名本不知怎么回答好。“是同乡……在监狱时，她就经

常来信。她是我在隐尾念书时的同学，现在在福井。大约五年前，她知道我在监狱，开始给我写信。”

“是吗？”鲇村似乎很受感动。笹本愿堂说：

“隐尾吗？我去过两次，见到你伯父，大概是他通知了她吧。”

“是吗？”名本珍重地拿起信说，“请允许我过后再看信吧。”说着将信放进了衣兜。

这时，女工作人员推门快步进来，说：“太地师傅已经到了。”

太地喜三郎笑眯眯地走了进来。

“我来晚了，让你们久等了。鲇村先生，请多指教。”

太地一边用手巾擦着汗津津的胖脖子，一边连连鞠躬。

“刚谈完。请你多关照。名本君，望你加倍努力……”

鲇村站起身来，似乎也在惦记着二楼的座谈会。笹本愿堂也站起来。高大窗户的房间里闷热得象个蒸笼。愿堂想早些到外面去。

“那……名本，我们就去太地师傅的工厂吧。鲇村先生……总之，我也有责任，也去太地师傅那里看看，书面汇报后再说……谢谢了。”

三人走出观察所，坐进停在中部电力公司建筑物旁的奶油色汽车里。司机是太地工厂的工人，大概有二十二三岁，长脸型。

“我们走吧。”

太地的声音刚落，司机已踩动油门。车子迅速离开观察所，跑在一条宽敞的马路上。左转弯后不久，来到电车大街。

从这里去键屋町用不了五分钟。远处，可以看到河堤。车子拐出宽阔的道路，停在一栋两层水泥的建筑物前。这里是与厂房并排的工厂办公室。

“请进来吧。”

太地为盖过工厂的嘈杂声，大声说话，请愿堂和名本先进办公室，又对司机喊道：“你稍等，待会儿送师父回去。”

年轻人明确答应后，毫无表情地向厂房那边走去。

办公室里杂乱无章。窗前有三张办公桌，上面堆着帐本、笔筒、削图筒和圆规等。女办事员站起来打开里屋的门，把两人带进里屋。里屋摆着沙发和带有扶手的椅子，花布做成沙发罩黑糊糊的。

“这儿是社长办公室。”

太地请愿堂和名本坐下，打开桌旁立着的转式电风扇。“真热。愿堂师父说得对，那地方怎么那么热。”

女办事员正想离去。

“拿点凉茶来！”太地不客气地命令道。

他那严肃劲令人吃惊。从监狱出来后还没见过。名本看了看愿堂，低下了头。